

## 珍貴的早期甲骨拓本

### ——解讀《匋齋藏古龜版文字》

胡輝平

**內容提要：**甲骨被發現僅百餘年的歷史，甲骨拓本相對其他金石拓片而言，屬於晚成之作。但甲骨珍貴且不易傳拓，使得晚成之作的甲骨拓片也備受重視，尤其是甲骨早期的拓本，因為保存了珍稀的歷史文獻資料而更加可貴。國家圖書館館藏中有一件特殊卷軸裝的甲骨拓本，通過對題跋的解讀，從中可窺見甲骨及拓片的早期收藏情況，以及一些關於早期甲骨流傳的歷史軌跡。

**關鍵詞：**甲骨 早期拓本 端方 題跋

拓本真實再現了器物表面的圖文樣貌。同一器物，越是早期的拓本，保存的信息就越全面。甲骨發現和研究雖已有百餘年，但由於可供研究參考的文獻極少，致使這些距今歷史久遠的商代文字，能被大家公認的仍然只是甲骨文字總量的三分之一多。因此，一些早期的甲骨拓本，尤其是保存了甲骨出土時的完整信息的初拓本，就越發顯得珍貴。

在此，我們要重點介紹國家圖書館一件有關甲骨早期拓片的特殊藏品。藏品被裝裱成兩個小卷軸，裝在一個不起眼的小藍布盒內。兩卷軸大小一樣，均為寬20厘米、高60厘米的小掛軸，軸心尺寸為17.7×49厘米。這件甲骨拓片之所以特別，有以下兩點：其一，從裝幀形式上看，甲骨拓片多為貼裱本，極少裝裱成卷軸。其二，軸一首題為“古龜版文字/匋齋藏/俊署”，軸二無首題。我們暫且將兩卷軸按照小藍布盒外面的題籤，將其命名為《匋齋藏古龜版文字》。這件藏品是1960年從專賣碑帖的店鋪慶雲堂購入。匋齋，即端方<sup>①</sup>，是清末大臣，金石學家，著有《陶齋古金錄》等。端方與王懿榮一樣，是早期搜集甲骨較多的清末大官僚之一。據說端方僅在1904年一年中，就從古董商人手中買到1000片左右。不久後，他所藏的大量甲骨也都散佚了。<sup>②</sup>端方在金石學上的學識遠不及王懿榮的影響大，他開始搜集甲骨的時間也比王懿榮稍晚。這一點陳夢家等學者早有討論。<sup>③</sup>

從兩幅卷軸的大小形制，以及題跋、拓片與落款的佈局等方面看，這兩幅卷軸的裝幀與組成部分都很相似。這兩幅卷軸內的拓片內容是一樣的，皆為兩塊甲骨的拓本，一

為龜甲，另一為牛骨，牛骨的正反面皆刻有文字。兩幅卷軸內拓片的甲骨雖相同，但也略有差別。軸一中的牛骨拓片有正反面兩張，是用擦拓法製成，僅拓出了有字部分，而且非甲骨全版完整的拓片。軸二中的甲骨拓片為傳統拓法製成，比軸一的拓片清晰，甲骨的邊緣輪廓也較完整，但是，其中的那塊牛骨卻缺漏了有字的背面拓片。兩幅卷軸的拓本傳拓手法不同，而且拓本的完整程度也不同，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兩幅卷軸的拓片各自所用的傳拓工藝與手法有一定差別。這表明，兩份拓片應該是在不同時間，分別出自不同人之手。倘若這兩幅卷軸都屬於端方，那麼端方當時極有可能並未擁有這兩片甲骨實物，只是得到了拓片而已。若是甲骨已經在端方之手，他請人傳拓或自拓，所得拓本的風格可以不同，卻不應出現這樣的情況：前後兩份拓片的圖版不全，其中一份是完整的，而另一份則是缺漏有字的背面拓片。當時甲骨尚處於剛被世人認知的年代，好古物者均獵奇而居。倘若端方此時還未曾見到甲骨實物而僅僅得到甲骨拓片，兩份雖不同也喜而寶之，將甲骨拓片裝裱成軸並請名家題跋，這也不是沒有可能。兩幅甲骨拓片卷軸均有名家的跋文和釋文，這在甲骨拓片收藏中也實屬少見。

正是這種特殊的裝裱形式和完整的題跋，使我們今天得以從中窺見甲骨的早期收藏情況，並可依此追蹤和瞭解一些關於早期甲骨流傳的歷史軌跡。仔細研讀這兩幅卷軸中的名家題跋，我們或許可以更深入地解讀其背後的含義。

軸一，無題名，跋文為行書的墨跡（見圖1）。為閱讀方便，現將跋文加上標點並抄錄如下：“太史公曰：‘撻筴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此舊龜版三事，篆半殘剝，審之，乃列甲子為卜筮之備，好事者即刊之版耳。癸作𠄎，見且癸丑；卯作𠄎，見父乙敦；亥作𠄎，与乙亥鼎同；丑作𠄎，与拍盤同；貝作𠄎，与師遽敦同，申作𠄎，与許書言屈曲之義近，三為四古文，𠄎為赤古文，省作亦者，猶赦一作赦矣，其曰赤之即灼龜之說也。行甲癸者，行指五行，甲為首，癸為足，舉始終也，疑古人以卜法即刻於版耳。匋齋尚書屬俊釋。”末鈐“仁俊審定”方形朱印。

在拓片下方有墨書釋文：“癸卯癸亥癸丑卜口卜口貝口貝己丙己申四日丙之行甲癸行內王”。落款為：光緒歲在癸卯月在亥日在丑時在申俊記。鈐“啟任”圓形陰文紅印。

卷軸一的跋文大意为：司馬遷的《史記·龜策列傳》有：“撻筴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之語，這三片舊龜版篆字半殘剝脫，仔細審看，就是列甲子表以備卜筮之用，而好事者就刊之於版了。接下來對三張拓片中的文字逐一與銅器銘文進行對比考釋。在此篇跋文中，有幾處需要加以說明或糾正的地方。第一，跋文云：“貝作𠄎与師遽敦同。”其實“貝”字，甲骨文一般作“𠄎”；而甲骨文的“𠄎”，即貞字，從字形演變上講，貞字應從鼎形而來，與貝字無關。第二，跋文云：“申作𠄎，与許書言屈曲之義近。”在“申作𠄎”中，“𠄎”實為誤摹。因為甲骨文的“𠄎”，即旬字，而“申”字一般則寫作“𠄎”。第三，跋文云：“行甲癸者，行指五行。”其實此處的“行”是祖庚祖甲時期的出組卜辭中常見的貞人名，與五行無關。在此篇甲骨拓片的題跋中，僅釋出甲、乙、丙、丁等天干地支之類的常用字，卜辭貞人皆不識，而且還將“貞”字等同於“貝”字，將“申”字和“旬”字相混淆。第四，此三張拓片所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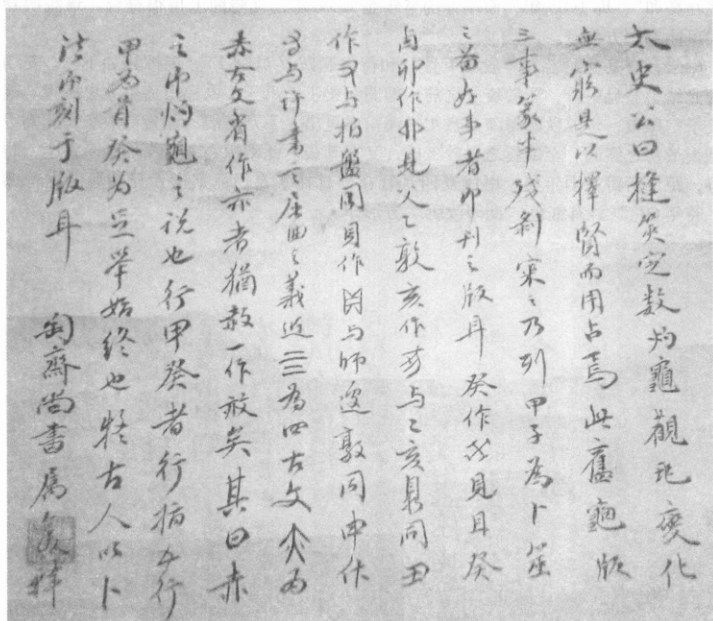


圖 1

實為兩塊甲骨，一塊甲骨有正背面各一張拓片，另一甲骨只有正面拓片。

跋尾的“匄齋尚書屬（囑）俊釋”，以及釋文落款的“俊記”，表明軸一的跋文和釋文均出自王仁俊<sup>④</sup>之手。王仁俊是清代的輯佚家、史學家、金石學家。他輯佚的領域極廣，有《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和《經籍佚文》等。如跋文所述，王仁俊首先認為這幾版甲骨刻寫文字就是為占卜備用的甲子表，並不是占卜刻辭。沒什麼意義，因好事者刊版而已。從跋文中的考釋以及拓片下方的釋文看，他對這三張甲骨拓片確實也只釋讀出了簡單的天干地支等字。就今天的眼光看，大學者王仁俊對匄齋所藏甲骨拓片的題跋水準很是一般，還頻頻出現錯誤。其實，只要從王仁俊生活的時代稍加考慮，我們也許就不會就此而過低地評價他在當時古文字方面的學識水準。落款中的“光緒歲在癸卯”，表明其年即指 1903 年，這一年距離學界所認定的王懿榮發現甲骨的 1899 年，僅相隔四年。此時，多數甲骨還處於一個被當做藥材“龍骨”的階段，甲骨文研究也尚處於一個只能被極少數精通鐘鼎文字的金石學家所認知的啟蒙時代。像王仁俊這樣以史學家和金石學家著稱的學者，對商代的甲骨文的認識也只是具有略通一二的水準，自然不足為奇。題跋末句有“匄齋尚書屬（囑）俊釋”，落款為“光

緒歲在癸卯”，即1903年，而端方的卒年是1911年，從時間上也很符合。這說明卷軸一很可能為端方舊藏。

軸二，有篆書題名為“殷墟甲骨”和行書題跋（見圖2）。現抄錄如下：“安陽殷墟於光緒中發見甲骨，予於庚子之前，即聞銅梁王孝禹云，為福山蓮生太史所獲。至太史庚子殉難後，辛丑秋始得陳適齋文從漢甫處覓出，予乃獲視，並獲得數事，此為甲骨發見後最初之經過。至鐵雲之得於王氏，又在其後。此兩幅為王君為甸齋尚書題，時在癸丑，距予所得又兩年矣。甲戌夏四月月在巳日在午為伯恒姻世大兄補題。志青馮汝玠，時年60。”鈐有紅色“馮印汝玠”方形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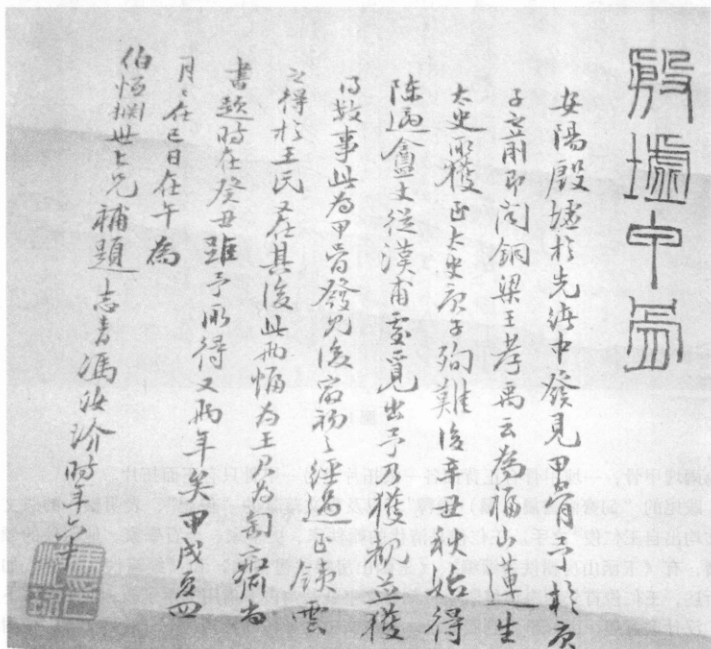


圖2

軸二拓片下方的釋文，如下：

牛骨釋文：“癸……/癸丑卜，貞：旬亡田？/癸亥卜，貞：旬亡田？/癸卯卜，貞：旬亡田？”

龜甲釋文：“甲戌卜，行貞：王賓上甲<sup>3</sup>歲亡尤？/……行……賓……尤”

落款為：“伯恒先生出舊拓甲骨墨本屬番禹商承祚釋之”，鈐有黃色“驚剛”甲骨文陰文印。

在卷軸二的跋文中，“福山蓮生太史”，即王懿榮（1845—1900），清代金石學家，字正儒，又字蓮生或廉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年間的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是家喻戶曉的收藏鑒定甲骨的大學者。在“太史庚子殉難後，辛丑秋始得陳適齋文從漢甫處覓出”句中，“庚子”即指1900年；“辛丑秋”即指1901年秋；“適齋”為人名號，有個書畫家名叫吳觀岱<sup>⑤</sup>，以適齋、潔翁及觚廬等為名號。“漢甫”為人名，即王漢甫，他是王懿榮的次子。落款中的“伯恒”，即孫壯。<sup>⑥</sup>他在古器物學和金石學方面也頗有專長。

為便於理解，現將跋文釋成白話：安陽殷墟在光緒年間就發現了甲骨，我於1900年之前，即已閱讀了四川銅梁人王孝禹講有關福山王懿榮（蓮生）取獲甲骨之事。直到王氏1900年殉難後，1901年秋纔由吳觀岱從王懿榮之次子王漢甫那裏尋覓出甲骨來，我這纔得以目覩，並獲得了其中數片甲骨，這就是甲骨發現後最初的經過。至於劉鐵雲從王氏收得甲骨，又是在這之後的事情了。這兩幅是王君為匋齋（端方）作的題跋，時間在1913年（癸丑），這距離我得甲骨又兩年矣。1934年（甲戌）夏四月為孫壯兄作補題，志青馮汝玠時年六十。

跋文的作者馮汝玠<sup>⑦</sup>，是著名的金石學家，在甲骨文、文字學等方面均有造詣，著有《文字總樞》、《文字形義總元》、《說文舉例》（又名《文字學》）等著作。這篇簡短的跋文，向我們敘述了王懿榮收藏甲骨及後來散佚的經過。此幅甲骨拓片的釋文則是由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商承祚所為<sup>⑧</sup>，釋文書寫美觀而工整，且釋字準確無誤。落款處鈐黃色“驚剛”甲骨文印，“驚剛”就是商承祚的名號之一。

卷軸二的題跋末句為“甲戌夏四月月在巳日在午為伯恒姻世大兄補題，志青馮汝玠時年六十”，其中“甲戌”為1934年。馮汝玠生於1875年，這年他剛好60歲。“為伯恒姻世大兄補題”，表明馮汝玠作此跋文補題時在1934年，此時端方已過世20餘年，這幅拓片已歸孫壯收藏了。從卷軸二的題跋年代，可知此幅卷軸已經不屬於端方所藏了。只是，題跋中又有：“此兩幅為王君為匋齋尚書題，時在癸丑，距予所得又兩年矣”，此句確實令人困惑。問題出在“時在癸丑”上，“癸丑”即1913年，此時端方已去世兩年了。另外，此篇跋文，先有1913年“王君為匋齋尚書題”，而後又有1934年“為伯恒姻世大兄（孫壯）補題”，時隔20年。跋文一氣呵成，實在難以分辨出有前後補題的跡象。為死人寫題跋這種做法，以及同一題跋可先為死人寫，20年後又可為他人作補題之用，其間邏輯混亂，有些讓人費解。這幅卷軸究竟為何人所舊藏，以及題跋是否存在真偽等問題，其中的細節在此暫不作深究。

不管題跋是否是真品，起碼卷軸中的甲骨拓片確實是真品。在甲骨的早期拓片中能有明確的藏拓年代的不多見。類似這兩幅卷軸，請名人作題跋、寫釋文，並且用卷軸裝裱的更是少見。

這兩片甲骨均已由《甲骨文合集》所收錄，分別為《甲骨文合集》16890和22626。在牛骨拓片的卜辭中，有貞人“爭”，可知此片為武丁時期的賓組卜辭。在龜

甲拓片的卜辭中，有貞人“行”，可知此片為祖庚祖甲時期的出組卜辭。將兩幅卷軸的甲骨拓片與《甲骨文合集》中的甲骨拓片相比較，我們發現《甲骨文合集》中這兩版拓片反而沒有卷軸中的拓片完整，尤其是文字已經出現了缺漏。這兩卷軸的拓片和釋文各有缺失，現重新釋讀，並將完整的釋文抄寫如下：

一、卷軸一中牛骨拓片的釋文：

面：(1) 癸……

(2) 癸丑卜，爭貞：旬亡亡？

(3) 癸亥卜，爭貞：旬亡亡？

(4) 癸卯卜，爭貞：旬亡亡？

背：四日，壬辰亦出……

二、卷軸二龜甲拓片的釋文：

(1) 甲戌卜，行貞：王賓上甲<sup>1</sup>歲……亡尤？

(2) ……行[貞]……賓……[亡]尤？

對照《甲骨文合集》圖版，卷軸一中的牛骨拓片與《甲骨文合集》16890 拓片基本一致，面背都有文字，其拓片邊緣輪廓與卷軸一中右邊的牛骨拓片一樣，有面、背共兩張。而卷軸二的龜甲拓片與《甲骨文合集》22626 拓片，雖然兩者邊緣輪廓與卷軸二中左邊的龜甲拓片一樣，但是上面保存的文字卻不一樣。比如，在卷軸二的龜甲拓片中，卜辭(1)為“甲戌卜，行貞：王賓上甲<sup>1</sup>歲……亡尤”，而在《甲骨文合集》22626 中，這條卜辭中的“尤”字卻不見了。這恰好說明，這兩幅卷軸中的甲骨拓片的墨拓年代是比較早，較好地保存了兩片甲骨的最初狀態。從《甲骨文合集材料來源表》<sup>⑥</sup>可知，此兩片甲骨的拓片還曾被郭若愚的《殷契拾掇》<sup>⑦</sup>（簡稱《掇一》）一書收錄，分別為《掇一》128 正反和《掇一》172，而且這兩片甲骨的實物現藏於上海自然博物館。在《殷契拾掇》中有郭若愚自序，介紹書中所收錄甲骨的來源與歸宿。他指出，書中收錄甲骨拓片其中一部分為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館藏的甲骨文字，吉卜生於 1934 年在《中國雜誌》第二十一卷第六號發表過摹本，1938 年《甲骨文卜辭七集》中也收錄過。當年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館的館藏標本和圖書資料，後來均由上海自然博物館接收。據記錄，《掇一》128 正反和《掇一》172 正好屬於郭若愚在 1948 年春，親手所墨拓的 176 片甲骨中的兩片。《甲骨文合集》依據郭若愚的墨拓本而選錄，可知，在郭若愚墨拓甲骨時，那塊牛骨上的“尤”字已經不見了。

甲骨於 3000 多年前的晚商時期，經過占卜使用後被埋藏，19 世紀末纔被挖掘出土於殷墟，而後被人傳拓，輾轉收藏。這兩片甲骨的拓片流傳到了端方和孫詒之手。而甲骨實物卻向南方流傳，最後安身於上海。與這兩片甲骨流傳經過有關的人和地包括：殷墟→端方→孫詒→……郭若愚→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館→上海自然博物館。其中端方和孫詒應是兩版甲骨的早期拓片收藏者。今天看來，這兩幅甲骨拓片及其甲骨實物複雜的流傳過程，只不過是 19 世紀出土的大量甲骨一個世紀來顛沛流離的縮影而已。

注釋：

- ① 端方（1861—1911），滿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橋，號陶齋，亦作匋齋。
- ② 范毓周：《甲骨文》，人民出版社，1986年。
- ③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88年，651頁。
- ④ 王仁俊（1866—1913），江蘇吳縣人，又名人俊，字捍鄭，亦字杆鄭、干臣。室名有正學堂，存古學堂，摘許簪等，著有《正學堂集》。
- ⑤ 吳觀岱（1862—1929），江蘇無錫人，初名宗泰，字念康，號潔翁、適齋及觚廬等，晚號江南布衣，精研書法，擅長水墨梅竹，著有《觚廬畫萃》。
- ⑥ 孫壯（1879—1938），北京大興人，字伯恒，號雪園，齋名有讀雪齋、玉簡草堂、澄秋館、抱樸齋等。著有《雪園藏吉語印譜》、《澄秋館吉金圖》、《抱樸齋經眼錄》，以及《永樂大典考》、《集拓魏石經》等。
- ⑦ 馮汝玠（1875—1939），浙江桐鄉人，字志青，室名環璽齋，自號環璽齋主人，自編《環璽齋主人年譜》。
- ⑧ 商承祚（1902—1991），廣東番禺人。古文字學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字錫永，號篤剛、蠡公、契齋，室名鏤齋、決定不移軒。著有《契齋古印存》、《殷虛文字類編》、《殷契佚存》等。
- ⑨ 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材料來源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 ⑩ 郭若愚：《殷契拾掇》，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金石拓片組）